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上　宋　袁樞　撰

肇忠用事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肖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修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彛皆欲尚之公主許彛而不許肇肇怒譖彛於魏主彛坐沉廢累年

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

可門下奏事炅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閤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系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咸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

帝云詳與皓冑季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

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項之徙詳於太府寺園
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
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
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
伏子漸化爲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
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
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
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

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闚預政事如前世石

顯之比者邪顧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　魏主委任高肇踈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

時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畢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為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

后之妹爲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宫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爲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頻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弑逆遂爲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爲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

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

祖珍為諮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

寃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𨷖乃飲毒酒武士就
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
哭失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
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
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
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四
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
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

主弗許命鎖送洛陽中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
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
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娠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
法請俟産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
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
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
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
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

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

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

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

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

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録囚徒欲以收衆心懌

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

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减膳録囚乃陛下之事今司

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

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教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

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
爲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
削爵任顯臨執呼寃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送右衛府
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
中外悦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魏王稱名爲書
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于瀛
悴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
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

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冐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横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昞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

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視師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己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寃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　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

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已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

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闥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還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

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穎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反為忠廢忝官尸禄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寃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

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勲復封忠為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

以道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
卒道遷棄戍來犇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
道遷為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
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
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犇朝廷以為征虜將軍
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
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
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

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義楊集起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聚衆

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坑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劒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

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冦晉壽王景𦙍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冦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匆匆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

關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雠汝為雠報雠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

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

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裹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驚怯弓失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頼將士竭力頻有薄

捷既克重阻民心懐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户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為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鬭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

易彼来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脱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劒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劒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彊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禄故也且臣之意冀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

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籍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户餘四萬若於彼

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王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犇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又改為東益州　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

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為衆所推今大計

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為縣侯而魏

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

潰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其城募緣淮之民以實城内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

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

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

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

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魏蕭寳寅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寳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寛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

懼開黎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黎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秋八月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

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元乂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

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為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年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為太子少

傳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忠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宫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别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妃深德四人　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城

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為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為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為光禄大夫　魏江陽王繼之子乂娶胡太后妹以乂為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手筆自决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彛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恱矣

十七年秋七月　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

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禄大夫
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
子也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
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来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
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為騰養息賂騰金寳巨萬計騰為
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會騰疾篤
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為衛將軍加
儀同三司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為通直郎浮薄無行乂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

反狀得釋維當反坐乂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乂恐懌終為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黄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耶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

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宫宣光殿宫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絶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乂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為姨父乂與騰表

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剺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黄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犇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

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慇懃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短淺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最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

而藏之

二年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康生性粗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折旋

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乂所執鎖於門下光禄勲賈粲紿太后

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桀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乂與剛並在内矯詔决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乂使行臺盧同就

殺之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酤刻薄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六年　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

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絶我母子不
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閒居寺耳
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
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
帝深匿形跡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
乂又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乂
殊不以爲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
殿二宫無復禁礙乂舉元瀍僧爲徐州法僧反太后數

以為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内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内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

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説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寃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

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乂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乂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黜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為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

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寃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求鐵券兾得不死朕頼不與韓子熙曰事闗生殺並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嘿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户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為内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瓜死於家猶贈乂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

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乂黨除名太后頻事粧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宫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

久之乃起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説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户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

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乂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遥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

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乂乂黜為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

主以拒之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

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黄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

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令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四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内薛

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彦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氏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彦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

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
修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
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
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
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
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
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

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𢍰命追之十五

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乂卒得不坐　丁

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尋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

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颷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犇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

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别將淳于誕俱出
梁益隸於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
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
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
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
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懐朔鎮
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為
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

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修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冦幽夏北華二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魏廣陽王

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

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巒安都之孫也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氏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遥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

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犇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

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

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别造大盾内為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閲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保

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栅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悦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

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絶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户

南詔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陵王深深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

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黄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　秋八月魏桑干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

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黄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别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别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别將李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户鮮于修

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魯興　夏四月杜洛周南北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

自立　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天水民吕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為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為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

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為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戍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

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閒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禄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用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咸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

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遥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干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録事參軍楊侃

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

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

潼關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奏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入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

建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啟魏主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啟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

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

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毈卵一子不毈卵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

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殯其尸表言白賊所害
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
蘇湛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
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
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
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
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
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

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於齋閣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已用聽還武功冬十

月甲寅寳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祗柵以拒寳寅寳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寳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寳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寳寅以惠達為光禄勲丹陽王蕭賛聞寳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

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

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
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
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
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
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
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
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
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

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

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

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濵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内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

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侯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

門出犇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户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

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
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
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
波斯國獻獅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八月葛榮
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
啟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
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

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辨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

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衆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

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　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矦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

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内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

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為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

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為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税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賊

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懋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

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
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
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横岡設伏兵
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
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二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
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
北走安定置栅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
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

師侯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

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尚書高黄門與蕭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

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夏六月万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

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絶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為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渇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

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令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令相爲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

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頻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予林